

· 古籍普查 ·

对张仁蠡旧藏柳风堂拓片的一点考察

胡海帆

内容摘要:张仁蠡旧藏柳风堂拓片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重要的拓本专藏之一。在多年考察的基础上,本文详细记述了柳风堂拓片的收集、整理与编目情况。通过拓片构成、各种数据统计,从规模数量、金石类型、朝代与地区和类别分布、名家旧藏、版刻版本等多个方面,论述了柳风堂藏拓“资料多而全”的特色;以独藏的汉画像石、张文襄公法帖重要发现为例,阐述了柳风堂拓片史料价值所在;还介绍了柳风堂如何利用《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访拓编目,战乱期间艺风堂拓片并入柳风堂的历史事件;以及柳风堂遗留的重要书目和入藏北大后的历史变迁等。

关键词:张仁蠡 柳风堂 金石拓片

金石拓片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重要的古文献特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缪氏艺风堂^①、张氏柳风堂和其他馆藏,三足鼎立,各具特色。

柳风堂拓片(以下简称“柳拓”)由张之洞之子张仁蠡收集。张仁蠡凭借着自身学养、喜好、雄厚财力和特殊的权势背景及适宜的收藏环境,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仅用了短短十馀年时间,便成为收藏规模超群的金石收藏家。建立起在民国时期首屈一指,数量多达1.5万种、1.8万份以上的“柳风

^①缪荃孙(1844-1919)初字小珊,后改字炎之,号筱珊,晚号艺风,室号艺风堂。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长期以教书、修志、编刻书为业。筹办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主持《清史稿》编纂。缪荃孙是晚清民国著名学者,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还是近代最有成就的金石大家之一,访碑三十馀载,收集金石拓本1.2万种。编纂《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1925年艺风堂拓片售归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现藏北大图书馆。

堂石墨”庞大收藏。1947年这批金石文献移交北京大学^①,完好保存至今。

柳拓因出自汉奸所集而长期隐晦,少有宣传,又没有刊刻目录行世,故外界对柳风堂藏拓来龙去脉与特点了解并不多。笔者因工作便利,对柳风堂情况略有所知,值此北大图书馆建馆12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对其做一点梳理介绍,以期这批重要馆藏能更好地为读者所了解和利用。

一、张仁蠡其人

张仁蠡(1900-1951)字范卿,室号柳风堂,又号帚庐、大器斋等^②,河北南皮人,是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第十三子。张之洞因给长子取名惹出麻烦,之后为避嫌,创作了一首五言叙辈诗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二十字代表二十世,后嗣依序排辈。由此,张之洞的子辈都以“仁”字开头。同时张之洞又借古人名字为儿子们起名。张仁蠡,字范卿,便是引用春秋越国范蠡的姓和讳。

张仁蠡是张之洞幼子,生母李氏为张之洞侧室,他在武昌城出生时,张之洞已六十三岁。仁蠡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在兄长们的帮助下,得以完成学业。张仁蠡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曾就职民国私立大学,又任北京政府农商部主事,后历任河南鄆城县知事、河北大城、文安、霸县、武清、丰润等县县长十年,是位比较重视地方文化建设的官员,在霸县任内曾监修《霸县新志》。1935年11月殷汝耕策动华北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殷汝耕拉拢之下,张仁蠡投靠日伪,出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民政处长兼秘书处、冀东政府民政厅长,开始了汉奸生涯。1937年4月,组织“冀东访问日本团”赴名古屋参加万国博览会。七七事变后,因受部下“通县之变”的牵连,一度被日军拘捕。1938年1月获释后,在家闲居,继而又任伪新民会副

①据1947年4月至11月北京大学与北平故宫博物院、司法部、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行政院、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等机构商议调拨柳风堂碑版和拓片函件可知,拓片移交在张仁蠡被判刑(1947年5月16日判,见1947年5月17日《新闻报》《益世报》)之后的某月间,而移交手续事隔数月尚未结清,至11月15日北大才移交盖章清册。政府最初准备将柳风堂碑版移交故宫,后在北大请求下拨归该校。司法部准予石刻碑版拨归北大的公函6月2日发出(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815-819页)。由此知,《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科研究所展览概要》所载“民国三十五年行政院复以张氏柳风堂所藏之碑刻拓片交本校度藏保管”,只是议定,当年并未移交。

②柳风堂草目版心印有“柳风堂金石文字跋尾”“大器斋”“专己守残之斋”“帚庐稿草”“同懋增”“苦叶齋”等文字。

会长,北京古学院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武汉沦陷后,驻汉日军想利用已故张之洞在湖北的影响力巩固统治,选中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伪满洲国大臣的张之洞十一子张燕卿(讳仁乐,字燕卿,后以字行)出任武汉特别市市长,张燕卿推荐其弟张仁蠡代之。1939年4月张仁蠡走马上任。1940年3月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张仁蠡与汪精卫关系密切,担任了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0年10月武汉改为汉口特别市,张仁蠡改任汉口市市长。在担任伪武汉、汉口市长期间,张仁蠡积极为日本人效力,推行各种麻痹、奴化国民的殖民文化教育,规定日文为学校必修课。筹设“广雅学会”“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等“中日亲善”机构。在《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周年纪念的感想》一文中声称“求中日两大民族的精诚合作……藉以促成东亚新秩序的实现”^①,确为汉奸傀儡。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湖北民众对张之洞的爱戴,出于对先父苦心经营武汉多年的敬意和继承,张仁蠡对武汉市政建设,特别是防洪堤维修比较积极。比如维修加固张之洞在任时所筑的“张公堤”,又新建长丰北垵,被誉为“小张公堤”,还在河边修筑防水墙,拓宽和新建汉口一些道路等,对武汉市政做出了贡献,在当地颇有口碑。1943年10月,张仁蠡调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从1943年12月8日《新天津》等报发表的市长感言《集国民物心总力,贡献大东亚战之完成》来看,此时张仁蠡已是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张仁蠡,1947年判无期徒刑,在北平监狱服刑。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在北京处决。张仁蠡被逮捕后,其在北平的房产和大量收藏被政府查没,其中金石拓片和部分古文物移交国立北京大学。

张仁蠡的汉奸人生^②,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也令其父张之洞因建立民族工业、积极抗御外辱的一世英名受到玷污。张仁蠡当上武汉市市长后,在汉口中山公园内,建造了纪念张之洞的“张公祠”,又亲自题写祠名,祠中供有张之洞像及张氏祖宗牌位。此外还在市中心建了一座称为“蠡园”的街心公园,安放张之洞石像。日本投降后,第六战区受降仪式就选在了张公祠,“张公祠”的匾额被铲去,改名“受降堂”^③,蠡园也很快被拆除。

①涂文学:《沦陷时期武汉社会与文化》,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340页。

②程华:《日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8期,第63页。徐振五:《汉奸张仁蠡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180页。

③徐怨宇:《关于汉口受降堂的情况》,《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8期,第54页。

二、张仁蠡对金石拓片和古物的收集

(一) 收集拓片经历

张仁蠡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曾从林纾(字琴南)学诗文,又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能力。工诗文、书法,写得一手米体行书,篆、隶、楷、魏碑也都写得不错。柳风堂所藏拓片草目和拓片题签、拓片袋很大部分出自其手(见图1)。

收集赏玩和研究金石及拓片是古代士大夫官僚群的普遍爱好,也是一种风气,沿袭已久。晚清至民国这种习气仍在蔓延,受此影响,张仁蠡及兄长们都或多或少地收藏金石和拓片,张仁蠡最为痴迷,一生坚持不懈。他最早的收集可能从任湖北督军公署秘书时就开始了,以后做冀东诸县县长、担任冀东政府伪职后,有了权势,收入颇丰,更是乐此不疲。20世纪30年代中晚期是他收集拓片的高峰,因“通县之变”影响入监,1938年初被赦回家后,长期闲居,时年38岁的他,学识、精力和经济条件都充裕,因此整日以买拓片、整理拓片自娱。从现存多种目录可知,张仁蠡在1938年3月对其所收拓片作过一次汇总编目(见图2)。



图1 1938年张仁蠡题写的函套签



图2 1938年张仁蠡整理、抄写的《关中唐碑》拓片草目

任伪市长期间公务较忙,仍小规模收集,如收湖北石刻等。他的收集止于1944年,以所收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廿八日立於南京玄武山玄奘骨塔台的《大唐三藏玄奘法师取经路线图》为标志。总体来说,张仁蠡柳风堂的大部分拓片收集、购买于1938年前后。

(二) 收集来源

柳风堂拓片的收集渠道,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四方采访,大批购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是收集拓本古物的黄金时期。尚存清人金石收藏热之余绪,战乱少,社会安定,古玩业厂肆尚繁荣。新旧时代更替,既有大批传世碑石和前朝老藏家抛出旧藏,也有大量民国以来新出石刻面世,中原地区尤多,特别是洛阳一带,因清末修陇海铁路而出土大批墓志。拓片充斥市场,价格低廉。张氏此时采买,短短数年,所获数量剧增。

张氏购买来源,包括社会上流通、批量出售各地区、各机构、各藏家的拓片。如周进《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全拓、于右任《鸳鸯七志斋藏石》北京和南京藏石、张钫《千唐志斋藏志》全拓、《开封图书馆藏石》、《陶湘(兰泉)藏墓志》等。厂肆上成组售出的丛拓,如《武梁祠全拓》《云峰山全拓》《四山全拓》《关中唐碑》《昭陵全拓》《石门十三品》等。《匋斋藏砖》全拓四册,均钤有“匋斋藏砖”印,是洪受之获端方藏汉刑徒砖之后“拓其城砖三百馀方”的出售品。也有一些公立机构为增加收入,成批传拓的自藏品,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山东金石保存所、山东省立图书馆等处售拓。还有直接从藏家及后人手中收得,或从文物商处购得藏家散出之物。既有前朝遗老,也有当世诸家。所收陈介祺旧藏最丰富,如张氏编《收得潍县陈氏唐宋元碑目录》,于“民国廿七年三月”整理毕。共计 1215 种,含唐碑 197 种、唐宋辽经幢塔铭 129 种、宋辽金元碑 755 种、明碑 94 种、清碑 40 种、居庸关旧拓一套。袋上盖“陈簠斋旧藏”条章;《灵隐山飞来峰摩崖题名 29 段》封面记“陈介祺藏拓”。另如《祁阳浯溪题刻 110 段》是陆增祥赠潘祖荫之物,钤“曾羊(祥)所得金石”印;顾沅旧藏约数十种,袋上盖“顾湘舟旧藏”条章;《沔阳陆和九浯溪全拓》,署“民国廿七年七月七日”。另有大批陆和九藏拓散见在柳拓中。还有《海丰吴式芬藏石全拓》《王少箴藏石》《八闽林幼梅辑六朝隋唐墓志》《蔡守藏拓曹溪南华寺木刻造像》等等。所收陈介祺、端方旧藏善拓,张氏专门钤“簠斋旧藏帚庐收得”“匋斋旧藏帚庐收得”长方印。除石刻外,也有大批成册成函的金器、杂器、砖瓦陶等非石集拓,是陈介祺、吴式芬、徐乃昌、方若、何遂等人旧藏,皆钤印累累。

第二,亲朋好友相赠或交换。

藏家之间常互赠交换,张仁蠡由此得到大批近代碑志初拓本,同时也准备了不少复本,如《由汉口拓来鄂城各种题刻目录》复份多达 49 通,显然是为互赠交换准备的。

拓本上赠拓题记颇多。《唐开成井栏题字》,钤“唐开成井阑在京师兹仁寺顾亭林先生祠己未五月廿八日先生三百又六度生日私祭毕拓此分赠”朱印。己未(1919)年,张仁蠡仅 19 岁,疑是他人受赠,后转归张仁蠡。《西番砖》和《昌黎太守李君墓铭砖》有癸酉年(1933)夏日张仁侃题记,是姚贵昉拓赠张仁侃,张仁侃又转赠十三弟张仁蠡的(见图 3)。柯昌泗与张仁蠡来往密

切,相赠较多,如戊寅年(1938)柯氏拓赠《永元十年范砖两种》,又拓赠汉《海内皆臣范砖》、西晋《和国仁墓记》,赠送1921年出土汉《曲阜泮池新出田猎画像石》,寄赠汉魏《后则鹰等字残石》、北宋《惠州野吏亭诗并序》、金《唐山兴国寺碑》等。好友周肇祥,也赠送了他云游各地获得的拓片。徐行可所赠《金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记录在拓片袋上。新罗、高句丽、乐浪瓦当拓本三册,张氏用钢笔记下日本收藏者名字和出土地点,或是日本友人相赠。



图3 张仁侃题赠十三弟张仁蠡的《西番砖》拓片

张氏柳风堂是否有张之洞遗留拓本不详,但有25组百餘张《开矿购地界至记》拓片,每组皆四界刻石,清光绪二十七、八年立,是大冶县府为官办大冶铁矿买地所立界碑。拓片钤满汉文“大冶县印”官印,是张之洞筹办大冶铁矿时期所拓,不排除其旧藏的可能。

第三,自拓与聘工传拓。

《王僧墓志》为张之洞长子张权藏石,柳风堂藏有张仁蠡题“自拓王僧、刁遵墓志合装本。帚庐”“丙辰中夏去知手拓”,钤“张仁蠡印”“范卿”印。从较为老练的篆书、行书笔迹来看,题签、题记可能是张仁蠡后补的。“丙辰”即1916年,张仁蠡才16岁,若是他手拓,应该是学习技法,属娱乐。还有数十种拓片,标明“柳风堂藏石”,皆为柳风堂自拓。

蓄养拓工或聘工访拓的方法也为张仁蠡所采用。柳风堂藏明清碑拓4000余种,民国碑拓也有近500种,这类晚期碑拓在当时没经济价值,无法从市场买到,要靠雇工访拓获得。如《由汉口拓来鄂城各种题刻目录》59种,即是一例。柳风堂收集了170余种湖北碑拓,近代的占一半,有些内容与张之洞、张仁蠡任地方官有关,应是柳风堂专门传拓的。有迹象显示,张氏曾以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作为访碑指南,有针对性地访拓

或购买。

作为民国时期的大收藏家,张仁蠡有权势,有财力,在收藏范围、类型和数量方面尽显“大器”派头。不仅收拓片,还收集了大批金石原物。殷商甲骨、青铜金器、历代碑志、砖瓦陶文、铜印玉印、陶俑铜佛、陶瓷古玩、古籍字画,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譬如,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端方死后,遗留的大批金石待价而沽。北大国学门刊物记载:“端子陶遗,家居北京大佛寺西街,将其所藏汉砖、造像、墓志大批古物,经端门生王式如介售与达古斋古玩铺及洪祐氏,其中有墓志七石最为珍罕,全体件数不下五百余,价值两万元。”《琉璃厂杂记》载:“陶斋遗物……汉画像、诸大造像,晋、隋、唐各精品与城旦各砖,皆归洪受之,凡七百余种……洪君曾拓其城砖三百余方,钉为四册,(每部)要卖六十元。”^①最终,上述金石大部分落到柳风堂名下。又如,1920年前后,郭仲理石椁、郭季妃石椁在陕北出土,运至北京,秘藏于炭儿胡同某古玩商处。后因形势所迫,也售予张仁蠡,此汉画像石除柳风堂外,他处拓片很少。

柳风堂没有刊刻藏拓、藏金石古物总目,因此其收藏全盛时期藏品类别、数量难以统计,只能从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撤销时的移交清册了解柳风堂部分藏品数目(见附录1)。据了解,民国政府并没有将张仁蠡收藏古物全数拨给北大,故柳风堂旧藏远不止已知数量。

三、张仁蠡对柳风堂拓片的整理编目

在民国金石收藏家中,张仁蠡对所藏拓片的整理编目、加工保护都比较出色,编制了《柳风堂金石文字目》(以下简称“柳目”)。

(一)柳风堂拓片编目

柳拓主要收集于20世纪30年代,1938年曾集中编目。因短期内拓片数量大幅增加,张仁蠡边收集、边整理,在金石学和编目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摸索出一套与收藏规模相适应的编目模式:以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以下简称“艺目”)为主,结合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捃古录》、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等文献,参照编目。编目特征呈现为抄录金石书籍与实物编目相结合,本人编目与聘人编目相结合,从书本草目向卡片目录过渡。

柳拓编目初期,仅由张仁蠡本人抄录简单的书本草目,并将编目文字记录在拓片口袋上。在具备一定规模后,便改为编制西式卡片目录(见图4),并请人帮助编目和抄写。卡片是专门印制的,右下角印有“柳风堂金石文字

^①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705页。

目”字样,填写项目共12项,包括:品第、号码、附号、名目、著录、时代、书体、撰人、书人、阴与侧、高广、所在地。抄写正式目录时又增加了附记。项目设置齐全,然而实际操作中,未填写的栏目约占一半。经数年努力,张氏最终制作了一套从先秦至民国的卡片目录。从卡片目录与柳拓实物基本对应来看,除裱本、卷轴、各种丛拓和丛帖未编外,柳拓主体部分的编目已完成。由于这套卡片保存完整,北大图书馆添加编号后使用至今。

编写卡片目录的同时,张氏又抄写了一套正式书本目录(见图5)。书本目的名称及版心印字与卡片目完全相同,惟卷次空缺待填。二目内容同,但编排异,卡片目的墓志单独排序,书本目则将墓志插入历代。这些都表明,张仁蠡有仿照艺目刊印柳目的计划,名称和体例都模仿艺目。所抄书本目便是为刊印柳目准备的底本。然而刊刻计划最终因为张仁蠡入狱未能实现,书本目仅从先秦抄至五代,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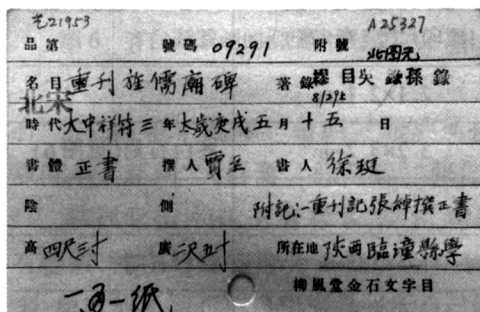


图4 《柳风堂金石文字目》卡片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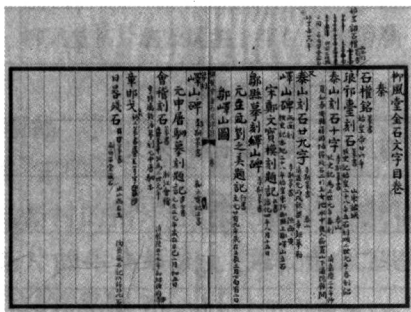


图5 《柳风堂金石文字目》书本目录

(二)参与整理的其他人员

张仁蠡出任市长后,不再大规模收集拓片,倩人编目多于自己动手。因此卡片目录、口袋题字也留下了他人手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保存的周肇祥书稿旧物显示,周肇祥应是张仁蠡聘请的编目负责人。

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京师大学堂肄业,毕业于法政学校。清末至民国,历任北京、沈阳、山东等多地官员及《清史稿》总提调、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等职,曾主办中国画学研究会,是近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北京市文研所藏有一批周肇祥手稿,有《琉璃厂杂记》《周养庵日记》《辽金元官印考》等著述,还有为张仁蠡编目而遗存的柳风堂资料等(资料细节详见下文)。

此外,参与过《石目汇编》审阅校对的史无生、徐某、某乾等人,抄录《金文汇》的罗秋心,也都可能参与过柳拓的整理。

(三)柳风堂拓片的加工保护

张仁蠡经济条件很好,收集来的拓片,除做到残本修补外,还有能力装裱、定制函套。因此柳风堂藏拓品相和保存状况是北大图书馆藏拓中最好、最为整齐的。

柳风堂购入的拓片都经过展平加工,折叠成统一尺寸 40×25cm,装入专门定制、左下角印有“柳风堂石墨”红字的牛皮纸袋中。拓片袋毛笔题字,醒目而有规律。碑拓善本和新修拓片都软衬(镶衬)过。柳风堂成册裱本、卷轴均定制函套,善本函套还使用挖镶工艺和象牙签、金丝楠木书板等高档材料。

柳风堂普通拓片上一般不钤藏印,仅善本和特别看重者才钤印,今可见柳拓上张仁蠡藏印共计 14 枚,列表 1 如下:

表 1 柳风堂拓本藏印情况

藏印内容	藏印尺寸(高×宽)	备注
南皮张仁蠡范卿收藏(白文)	2.1×2.1cm	
南皮张氏柳风堂石墨(朱文)	3.2×3.2cm	齐白石刻(见图 6)
南皮张氏柳风堂石墨(朱文)	2.6×2.6cm	
张仁蠡印(朱文)	1.5×1.5cm	齐白石刻
张(朱文)	1.2×1.2cm	
范卿(朱文)	1.6×1.7cm	
柳风堂(朱文)	2.2×2.2cm	
柳风堂(朱文)	1.4×1.4cm	
帚庐(朱文)	1.2×1.2cm	
帚庐(朱文)	2.6×1.5cm	
簠斋旧藏帚庐收得(朱文)	3.6×1.7cm	齐白石刻(见图 6)
陶斋旧藏帚庐收得(朱文)	3.5×1.5cm	齐白石刻
南皮张氏柳风堂中金石刻画(朱文)	3.4×2.2cm	
南皮张氏柳风堂藏金石刻画(白文)	2.6×2cm	

篆刻家齐白石、陈半丁都曾为柳风堂治印。如《齐白石全集》第八卷,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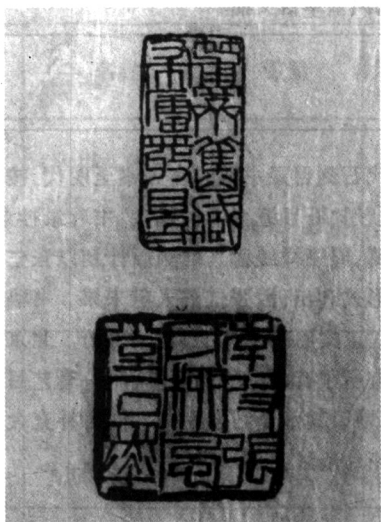


图6 齐白石篆刻的柳风堂收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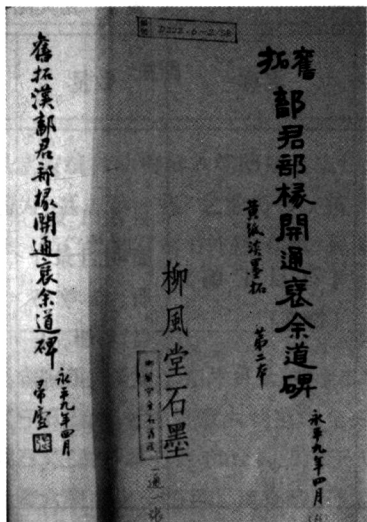


图7 柳风堂拓片袋及题签上张仁蠡的题字

有“张仁蠡印”“范卿”“帚庐”“帚庐所得精品”等印^①。1936年《艺林月刊》载陈半丁新刻“大器斋”“张范卿”“张仁蠡”三印^②。

柳风堂拓片中,只有善本、裱本、卷轴、新衬的拓片上,张仁蠡才题签,偶有题跋,往往与题签合为一处。但在装拓片的牛皮纸袋上,张仁蠡题字甚多,唐以前早期石刻口袋多是张氏自己题写的(见图7)。

(四)整理和移交过程中留下的草目清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柳拓整理和移交过程中,产生过一批阶段性的书本式目录、清册和书稿。虽有遗失,但大部分完整,对于了解柳风堂收集、整理轨迹,颇有帮助。这些资料大部份藏于北大图书馆,有些藏北京市文研所,他处还有零星收藏。

1. 北大图书馆藏柳风堂旧目

来源有二:一是1947年北大文科研究所随柳风堂拓片一并获得的;二是1951年“公逆产清管局”清理敌伪汉奸资料时新发现的柳风堂遗物,移交给北大文研所。两批均在1952年交付北大图书馆,作为档案藏于图书馆拓片组(见表2)。

①齐白石:《齐白石全集》,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07、108、250、267页。

②中国画学研究会:《艺林月刊》第80期,1936年,第10页。

表2 北大图书馆藏柳风堂草目文稿

序号	名称	数量	说明
1	《石目汇编》 (抄本)	目次 1 册、 简明目录 1 册、参考书 目 1 册,正 文存 30 册 (5 函)	此为历代石刻目录书稿。自先秦至明代,按时间排序。用“石目汇编·柳风堂”书叶纸抄录。多人编纂,周肇祥统稿。推测原计划以张仁蠡主编的形式刊出,因张仁蠡入狱未果。书稿现已不全。正文原三十九册,现缺九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有此书稿的底本,用一套艺目剪裁粘贴,增以其他金石书而成。同时补充大量柳风堂拓片条目,标明“柳目”。
2	《柳风堂金石文字目》(抄本)	约 450 叶, 未装订(2 函)	此为柳风堂金石目录稿,与现存卡片目录大致相同。按年月排序,墓志也插入历代。未分卷,是准备完成后再添卷次,用“柳风堂金石文字目”书叶纸抄录。不全,仅存夏殷至五代十国,唐武德年段也缺失。
3	《柳风堂集钟鼎全形拓本目录》 (抄本)	2 册(1 函)	此为柳风堂钟鼎全形拓本目录,计 165 件(有复本)。有二册,一为草稿,一为正式抄本,用“大器斋”书叶纸抄录。张仁蠡题写隶书书名。
4	《关中唐碑辑目》(抄本)	1 册(1 函)	此为柳风堂收编关中唐碑拓片目录。共计 118 种、129 册。用“专己守残之斋”书叶纸抄录。张仁蠡抄录目录,题写隶书书名,落款“民国二十七年三月收录”。
5	《柳风堂藏龙门造像检目四种》 (抄本)	4 册(1 函)	此为柳风堂收编龙门造像拓片之草目。不同时期抄录,四册粗略统计约有一千馀条(前两册 841 条,之后非常杂乱),用“柳风堂金石文字目”“石目汇编·柳风堂”“同懋增”“苦叶盒”书叶纸抄录。
6	《收得潍县陈氏唐宋元碑目录》 (抄本)	1 册(1 函)	此为柳风堂收编陈介祺唐宋元碑拓片目录。计唐碑 197 种、唐宋辽经幢塔铭 129 种、宋辽金元碑 755 种、明碑 94 种、清碑 40 种、居庸关旧拓一套,共计 1215 种。张仁蠡题写隶书书名,落款“民国廿七年三月”。

(续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说明
7	《收得八闽林幼梅辑六朝隋唐墓志目录》(抄本)	1册(1函)	此为柳风堂收编林幼梅辑六朝隋唐墓志目录,是将其编为“墓志第一集”之前所抄。拓片共计 556 张。张仁蠡题写隶书外签,落款“民国二十七年三月”。
8	《柳风堂收各家及成套拓片目录十二种》(抄本)	12册(1函)	此为柳风堂收各家及成套拓片目录,共十二种。包括:1.《于氏鸳鸯七志斋藏六朝墓志全拓目·北京藏石》三种抄本合订 140 种。2.《于氏鸳鸯七志斋藏六朝墓志全拓目·南京藏石》二种抄本合订 40 种。3.《陶兰泉藏魏墓志》23 种。4.《开封图书馆藏石》31 种。5.《海丰吴氏藏石全拓目》9 种。6.《王少箴藏石》8 种。7.《柳风堂藏汉画像拓片目及略解》35 种。8.《自藏武氏石阙碑铭画像全拓目录》46 种。9.《自藏云峰山全拓目录》46 种。10.《陆和九浯溪全拓目》104 种。署“民国廿七年七月七日”。11.《开封繁塔施主题名一百六十一段》161 种。12.《由汉口拓来鄂城各种题刻目录》59 种,复份多至 49 通。用“专己守残之斋”“同懋增”“柳风堂金石文字跋尾”“帚庐稿草”“大器斋”书叶纸抄录。
9	《柳风堂藏墓志第一、二集目》(抄本)	1册(1函)	此为柳风堂收编墓志丛拓之目录。包括:墓志第一集“林幼梅辑六朝隋唐墓志”,计 437 种;墓志第二集“鸳鸯七志斋北京藏石”140 种、“鸳鸯七志斋南京藏石”40 种、“陶兰泉藏石”23 种、“开封图书馆藏石”31 种、“海丰吴氏藏石”9 种、“襄阳出土张氏十志”10 种,计 253 种。共计 690 种。用“专己守残之斋”书叶纸抄录。张仁蠡抄录目录,题写隶书书名。

(续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说明
10	《柳风堂藏裱本碑帖书画目九种》(抄本)	1册(1函)	此为柳风堂藏裱本碑帖书画目。皆张仁蠡抄录目录,有原拓、有印本,共九种。分别为:1.《柳风堂藏裱本碑帖目》58碑,主要为汉碑。2.《汉代石刻目》257碑。3.《南北朝石刻目》120条(有些条目含丛拓,如云峰山全拓2套、于右任鸳鸯七志斋全份214种、曲阜孔林汉以下石刻全拓14种、陶兰泉藏石魏墓志全拓23种、隋唐墓志及杂拓44种、姚贵昉藏造像38张、龙门二十品全拓等)。4.《唐代石刻目》102碑。5.《宋元石刻目》110碑。6.《丛帖目》20种。7.《画像目》67碑,均原拓,汉画像为主,武梁祠画像有两套,古埃及画像有4条20幅。8.《碑志目草稿》29条。9.《字画目》32种。均为印本。
11	《柳风堂藏影印碑帖书画目草目》(抄本)	1册(1函)	此为柳风堂藏影印碑帖及书画目,共186种。张仁蠡抄录目录,题写隶书书名。封面用废卷宗皮,卷宗原署“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一日”。
12	《柳风堂藏拓片封通数统计》(抄本)	1册(1函)	此为柳风堂拓片封通数统计。但比移交北大数少,当是较早统计的。用“柳风堂金石文字跋尾”书叶纸抄录。
13	《张仁蠡碑帖拓片移交北大清册》(抄本)	3册(1函)	此为中央信托局将柳风堂拓片移交北大文研所的清册。共三册。1.《张仁蠡碑帖清册》。2.《张仁蠡册外碑帖拓片清册》。3.《张仁蠡碑帖拓片清册附册》。北大接收负责人:唐兰,张氏家属:张厚关。附册后有张仁蠡夫人张葛恺悌说明。据统计,清册附册载移交拓片11036件/册,其余二册按函套统计,故无法准确统计移交拓片总数。清册用“松雅斋”书叶纸抄录。
14	《金文汇》(抄本)	1册(1函)	此为一部历代金文目录书稿。罗秋心抄辑。收录多种金石书所载,按年月排序,自秦至元末,包括金器范模,计518种。用“石目汇编稿”书叶纸抄录。封面钢笔题:“五一、十、十六,清管局移交。”

(续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说明
15	《墨庵所辑两汉碑目壹佰种》(抄本)	1册(1函)	此为陆和九所辑两汉碑目。封面题为《汉碑存目考》。用“专己守残之斋”书叶纸抄录。张仁蠡题写隶书书名,落款“帚庐”。
16	《山左北朝石存目》(抄本)	1册(1函)	据尹彭寿纂《山左北朝石存目》刻本抄录。用“大器斋”书叶纸抄录。张仁蠡题写行书书名。
17	《柳风堂整理石刻文稿十种》(抄本)	10册(1函)	此为柳风堂整理拓片时抄录的各种目录、文稿和索引。包括:1.《艺目丛拓地区索引》。2.《缪目(艺目)统计》。3.《据古录统计》。4.《金石汇目分编》。5.《积语堂碑录目录》。6.《见著录汉画像目》。7.《贻鼎楼藏造像说明》。8.《石刻书籍题跋稿》。9.《石刻录文》。10.《语石表考稿》。用“柳风堂金石文字跋尾”“专己守残之斋”“帚庐稿草”“石目汇编·柳风堂”、“苦叶盦”书叶纸抄录。

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柳风堂旧目

1950年代周氏家属将周肇祥旧藏拓片、日记书稿及他整理过的柳风堂拓片目捐赠国家。笔者从《收藏家》^①杂志获知后,1997年4月23日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查询,见到三种与柳风堂相关的旧目,列表3如下。

表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柳风堂草目

序号	名称	数量	范围	备注
1	《柳风堂藏墓志目》(抄本)	2册	唐贞观-先天1册、五代宋辽金元明1册。	用“大器斋”“专己守残之斋”书叶纸抄,推测为周肇祥笔迹。
2	《柳风堂碑目补》(抄本)	5册	汉三国1册、六朝1册、唐1册、宋1册、辽金元1册。	同上

①叶芷:《周肇祥旧藏拓片整理札记》,《收藏家》1996年第3期,第59-61页。

(续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范围	备注
3	《石目汇编》(剪贴本)	20册	唐 3 册(己、庚、癸)、五代 1 册(子)、十国 1 册(丑)、宋 10 册(寅、辰至亥、乾、坎)、元 3 册(坤、兑、数)、明 2 册(洪武-崇祯)。	此目按天干、地支、八卦等排序,缺甚多,存 20 册。除明代 2 册为手抄外,其余用一套十八卷《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剪裁粘贴而成。

看过上表中所列剪贴本,再结合北大《石目汇编》稿本情况,知此剪贴本与北大稿本原是继承关系。北京市文研所藏艺目剪贴本是最初底本,增补后抄录成稿本,北大藏《石目汇编》便是校定后的稿本。周肇祥处留存的柳风堂旧物,应是他编制的部分底本或审核本,因张仁蠡被捕没有归还柳风堂,遗留在周家。这批资料揭示了周氏帮助柳风堂整理拓片的事实。

3. 其他处藏

除上述两批书稿外,他处还有柳风堂旧目保存。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普通古籍目录》收录《帚庐石刻》抄本 1 册^①。首都博物馆也有张仁蠡旧物,详情不明。

(五)拓片编目存在的问题

柳风堂编目数据有套录、有自编,套录主要源自艺目,由于缪氏著录质量高,所以套录部分较好。张仁蠡、周肇祥等人 与 缪荃孙 学 识 毕 竟 有 较 大 差 距,所以自编部分的目录质量水平远不及艺风堂。主要问题如下:

其一,地点著录严重缺失。柳风堂目录对于地点的考察十分欠缺,缺漏地点的条目多达 1/3 以上。若细加考察,大部分地点都可以得出。

其二,版刻、版本鉴定远远不足,鉴伪问题突出。柳风堂收藏伪刻、翻刻拓片较多,很多未能识别出。甚至还有不少伪石当作真品,实物藏于柳风堂。其中北朝墓志伪刻尤多。也有真品误作赝品的情况。

其三,拟名、断代不严谨。无年月的断代或时代考订问题最多。或错误,或不妥,在时间判断上,比较随意。因拟名、断代、同物异名问题而导致同一物分置多处或位置错误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图书馆为柳风堂重新编

^①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资料信息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普通古籍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第 223 页,2333 号。

号时,合并、改动的力度都很大。

仅举《此君轩诗刻》为例,柳目作:“此君轩诗刻、黄庭坚书、附崇宁三年后(从《寰宇访碑录》)。”然细究此目,失误甚多。此帖既有书写时间(诗原书于北宋元符二年,建中靖国元年重书此诗赠周彦),尾跋上也有刻石时间(清道光十三年),柳目却依《寰宇访碑录》附于黄庭坚卒前一年(崇宁三年),可谓不妥;此诗见于《山谷集》,故应作黄庭坚撰并书;尾署“百丈山人双钩上石”也未著录,撰者、刻石人皆阙漏,可谓不足;从有关记载知,此诗刻在江西鄱阳荐福寺(解放后入藏县博物馆),缺所在地,可谓失察。类似的编目有误、欠妥和不足的事例,在宋元以后柳目中较多。

四、柳风堂拓片的主要特色与价值

(一)收藏定位

晚清金石家缪荃孙曾云:“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一曰兰泉派,搜采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荃孙寒窘无力,不能多藏旧拓,而各史、别集,素有留意,遂专趋兰泉一派”^①。这一总结,点明了缪荃孙治学为目的的拓片收藏方向,也解释了艺风堂拓片为什么没有追捧善本,为什么收藏类别虽限于石刻,但碑志资料却极其丰富,远超他人。

张仁蠡是一位文人型的官僚收藏家,一方面,受缪荃孙影响,尚保留着学人治学的意识,并非仅注重版本和善拓,而是以多收资料为目标;另一方面,权势背景令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决定了柳风堂的收藏范围和特色介乎于鉴赏收藏和资料型收藏之间,相对更偏后者。藏品既有收藏家重视的珍贵善本、传统藏家喜爱的汉唐早期碑刻,也有大批资料性的普通拓片和藏家不屑的明清近代刻石,甚至一些带有时代变革色彩、宣传于大众的品种也有收集。此外,还收集了碑帖印刷本作为参考资料。最终达到了“大而全”的目标。

(二)主要特色

1. 规模巨大,数量多,整幅为主

历史上收藏石刻拓片品种过万的大藏家很少。缪荃孙艺风堂 1.2 万种的藏量,被顾燮光誉为“宏博为历来金石收藏家之冠”。然而柳风堂金石拓片有 1.5 万个品种,加上复本和后来被抽出的龙门造像(详下文),柳拓至少在 1.8 万份以上(非石刻丛拓子目尚未计),并以整幅拓片为主,数量远超艺

^①缪荃孙:《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答郑叔问书》,《艺风堂文续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阴缪氏刻本。

风堂。若以综合性拓本收藏种数而论,当位列史上私家收藏最前列。

经北大图书馆整理,柳风堂拓片已按类编号,列表 4 如下。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下表皆为目前粗略统计,随着目录的不断完善深化、合刻析出,数目还会有变化和增加。第二,柳风堂原有龙门造像至少一千种以上,后被北大文研所文籍室抽出与其他来源组合龙门造像专藏,现柳风堂仅保留了 40 余种裱片。

表 4 柳风堂拓片数量粗略统计

典藏号	类别	数量	备注
A2 引导	拓片	11181 种(缺龙门造像,复本不计)	
B2 引导	拓本(裱本)	196 种(复本不计)	
C2 引导	卷轴	22 种(复本不计)	
D2 引导	石刻丛拓	3700 种(复本不计)	
E2 引导	丛帖	23 种(复本不计)	
F2 引导	综合类丛拓	2 号(不含子目)	子目 350 种
H2 引导	金器丛拓	8 号(不含子目)	子目 332 种
I2 引导	砖瓦陶丛拓	14 号(不含子目)	子目 6705 种
L2 引导	砚墨丛拓	1 号(不含子目)	子目 100 种
M2 引导	泉范丛拓	1 号(不含子目)	子目 94 种
总计		15148 种(复本不计、非石刻丛拓子目不计)	非石刻丛拓子目约 7500 余种

2. 金石类型非常齐全,石刻为重点门类

得益于全面收集,柳风堂金石类型相当齐全,除了自藏甲骨卜辞未及传拓^①,其他类型,如青铜彝器、碑帖石刻、砖瓦陶文、砚铭、泉币范模、古器物杂拓等都有纳入。石刻是最大宗藏品,门类齐全,品种达 1.4 万种以上。无论是传世品、还是近代新出石刻,特别是经典重要石刻,都收集较全。其中纪事碑刻、墓志、造像、题名题字、诗词藏量最多(见表 5)。

①关于张仁蠡旧藏甲骨实物的下落,据国家图书馆目录,1950 年归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281 块;据北大文研所移交清册,1952 年归北京大学历史系 32 块。

表 5 柳风堂拓片石刻类型粗略统计

类别	数量	类别	数量	类别	数量
纪事碑刻	4263	儒家刻经	185	题名题字	1810
墓碑(墓碣、墓门题字、墓阙、神道碑、墓幢)	872	道家刻经	19	诗词	1358
墓志(含刑徒葬砖)	3438	释家刻经、佛名号	511	单帖、丛帖	47+23
塔铭	185	造像	1078(缺龙门)	符券、杂刻等	70
功德碑	118	汉画像、图像、雕塑	268(组)	残石	219

3. 各朝代全部覆盖,藏量皆有一定规模

从商周到民国,各朝代全覆盖,且每个朝代的收藏都具备一定规模,其中汉代、北朝、唐、宋石刻拓本最丰富(见表 6)。

表 6 柳风堂拓片时代粗略统计(非石刻子目不计)

时代	数量	时代	数量	时代	数量
先秦	200 种以上	北齐	289	西夏	2
秦	19	北周	107	金	407
汉	880	北朝	29	伪齐	6
三国	86	隋、郑	424+2	蒙古、元	26+1214
晋、十六国	69+3	唐、武周	3120+268	明、南明	1951+2
南朝	38	燕	12	清	2195
北魏	448	五代、十国、南诏	122+25+1	民国	494
东魏	137	宋	2340		
西魏	19	辽	77		

4. 石刻分布地域广

石刻分布地域遍及各省,主要集中在中原、华北及江南诸省,其中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山西、江苏、浙江都比较多,这与古代石刻的分布规律大致相同。也有例外,如按实际分布,陕西石刻数应仅次于河南,但柳风堂收集较少,故位列第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外国石刻(见表 7)。

表7 柳风堂拓片金石原物分布区域粗略统计(非石刻子目不计)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北京	317	浙江	504	海南	4	新疆	6
天津	18	安徽	67	重庆	30	朝鲜	33
河北	794	福建	71	四川	151	日本	5
山西	531	江西	85	云南	21	蒙古	9
内蒙古	16	山东	2266	西藏	1	越南	1
辽宁	93	河南	3639	陕西	1082	埃及(翻、伪不计)	5
吉林	9	湖北	176	甘肃	88	地点不详	2970
黑龙江	17	湖南	211	宁夏	1		
上海	45	广东	271	青海	1		
江苏	656	广西	230	贵州	16		

5. 民族古文字资料多

柳拓中民族古文字资料较多,满、蒙、藏、契丹、女真、突厥、西夏文碑石都有一定数量。满文碑刻有 65 种。八思巴蒙古文碑刻达 35 种,北大图书馆八思巴字碑拓数量居各藏家之首,柳风堂占一半品种。

6. 丛拓、丛编非常丰富

石刻丛拓有三类:

第一类排在历代拓片中。仿照艺风堂将集中刊刻的造像、题刻组合成一段段丛拓,每段丛拓汇聚于最初刻之下。柳风堂这类丛拓有一百多处,唐宋时期最多,当是整批购入、整批编目的结果。这类丛拓少则数条,多则百馀条。较大段的如:秦汉《居贞草堂 131 段》、隋至宋《云门山造像题刻 27 段》、唐《千佛山造像 28 段》《岱岳观题刻 36 段》《宁阳石门房山造像 30 段》、唐至明《灵隐寺题刻 101 段》、吴越《馀杭石屋洞造像 131 段》、宋《开封繁塔施主题名 161 段》《七星岩题刻 28 段》《祁阳浯溪题刻 110 段》《慈恩寺雁塔题刻 66 段》《临桂龙隐岩题刻 36 段》《赣县通天岩题刻 31 段》《盱眙第一山题刻 34 段》、明《泰岳庙题刻 47 段》等。

第二类购入时可能已是独立丛拓,原样保存。如《柳风堂墓志第一集》437 种(原《林幼梅辑六朝隋唐墓志》)、《柳风堂墓志第二集》255 种(原《鸳鸯七志斋藏石》等组合)、《千唐志斋藏志》1092 种、《武梁祠全拓》62 张、《旧拓云峰山全拓》42 种(有两部)、《四山摩崖全拓》58 种(有三部)、《关中唐碑》118 种、《昭陵全拓》26 种、《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4 册 178 叶等。

第三类是柳风堂自行汇集的。如《柳风堂历代墓志合集》1755种、《汉黄肠石》155种、《北响堂寺刻经》5种。还有善本丛拓:《陶斋旧藏汉魏唐碑》13种、《汉魏碑精拓》9种、《旧拓汉碑》11种、《嵩山三阙铭全拓》(有三部)、《旧拓魏碑》2种等。

柳风堂有丛帖23部,相对而言不多,却有十分罕见者,如张之洞书《张文襄公书牋五卷》、沈云沛书《蜷甫诗帖六卷》皆民国刻乌金初拓本。

非石刻丛拓多成册成函。较大套的有:《柳风堂藏钟鼎全形拓》165件、《积学斋收藏金石拓本》45种、《海丰吴氏集古器物铭》305种、《海丰吴氏集古镜铭》129种、《陈簠斋藏古陶文》4911种、《陈簠斋藏秦汉瓦当》794种、《完初室藏砖藏瓦》69种、《方若藏汉瓦》89种、《何遂藏瓦》90种、《新罗瓦》128种、《高句丽瓦》14种、《乐浪瓦》20种、《古陶拓本》94种、《陶斋藏砖》211种、《松江西林宋塔砖文》166种、《泉范集拓》94种等等。

7. 传世墓志收藏多

清末建设陇海铁路,中原地区出土大批北朝和唐代墓志,古都洛阳最甚,成为石刻收藏的新宠。张仁蠡注意到墓志资料的重要价值,大力收集,还将端方旧藏三百余种东汉刑徒葬砖、历代墓记砖原物及拓片购归名下,成为民国时期收集墓志类拓片品种最齐全的藏家。柳风堂共有墓志拓片3430余种,单独编目,分成四集,其中全套《千唐志斋》单独结集。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前出土的传世墓志大约有四千余种^①,可见柳风堂收集已相当齐全,集中地反映了民国时期传世墓志的情况。

8. 汉代石刻和汉画像齐全

柳风堂汉石刻、汉画像石拓片近六百种,在藏家中十分罕见。传世和民国时期新出土汉石刻基本收集齐全。有些属稀见品种,有些出土旋即售归国外,罕为人知。如《偃师刑渠孝父画像石》《鲁阳都乡正卫弹碑》《郭仲理石椁题字及画像》《郭季妃石椁题字及画像》等。柳风堂汉代画像石多达70余组(每组一至数张)。除《武氏祠画像》《汉三阙画像》外,大套汉画像石还有《山东金石保存所藏山东汉画像》21种、《济宁两城山画像》27张、《朱鲋石室画像》27张、《滕县新出画像石》16张、《孝堂山郭巨石室画像》12张、《四川新津汉石棺画像》8张等。陈介祺旧藏朱拓《君车画像》是罕见的精品。除石刻外,柳风堂汉砖、汉画像砖、汉瓦当拓片也非常丰富。

^①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胡海帆、汤燕、陶诚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9. 南北朝、隋唐五代刻石数目宏富

南北朝碑志近千种,山东四山、泰山、云峰山、响堂山等北朝摩崖刻经与刻石十分齐全。隋唐五代刻石多达 3800 余种,半数为唐墓志,还有整部《开成石经》《关中唐碑》《昭陵全拓》,就朝代时段来讲,是张仁蠡旧藏中最丰富的部分。如此宏大规模的碑志,为隋唐五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10. 大量收集近代碑志,且初拓较多

此为柳风堂非常重要的特点。按照近代传统,金石家收藏一般截止至元明,明清以后不被重视。张仁蠡以学人眼光看待晚期金石资料价值,不仅大批收集明清金石,甚至也收集民国当代石刻,开创了收藏新格局。柳风堂藏近现代(1840-1944)石刻达到 1500 种。对于研究近现代史、民国史、甚至汪伪政权史,都是难得珍贵的资料。

这些刻石,有些是刻立后即拓,字迹清晰,今日很多已残泐不存;有些是新思想或特定年代产物,如民国七年《康有为丁巳五月避难美使馆诗刻》、民国十七年《劝妇女快放脚歌碑》、民国十九年《国民革命军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还有些与张仁蠡汪伪背景及亲身经历相关,如民国三十年八月《汪精卫访日记》,歌颂张仁蠡的若干种碑刻,如《汉口长丰北垵新堤新闻暨旧堤培修工程落成纪念碑》《张文襄公石像移奉蠡园记》等,抗战胜利后被销毁,故极为罕见。

柳风堂近现代石刻初拓较多,其中保存近代人物生平资料最丰富的部分,当属晚清民国的墓志初拓。有清代墓志 178 种、民国墓志 219 种,均为志石下葬前的初拓本。

11. 与张仁蠡及家族有关的石刻收藏较全

保存了十余种与张仁蠡祖张镒、父张之洞及张仁蠡本人有关的碑刻,对研究南皮张氏家族颇有帮助(见表 8)。

表 8 柳风堂藏与张氏家族有关的拓片

典藏号	名称	责任者	时间、地点	备注
A281245	《四生哀》	张之洞撰;冯宝卿镌	清同治九年(1870)	张之洞撰文
D201; 1390	《王国均墓志》	张之洞撰并篆盖;屠寄书	清光绪十八年(1892)葬。葬于河北沧州	张之洞撰文
A281659	《张镒神道碑》	鹿传霖撰;黄绍箕书;张曾扬篆额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立。在河北南皮	记载张仁蠡祖父

(续表)

典藏号	名称	责任者	时间、地点	备注
A281665	《张钹遗爱祠碑》	宋杰撰;刘朝鼎书	清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在河北南皮	记载张仁蠡祖父
A281688	《张钹祠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在河北南皮	记载张仁蠡祖父
A281734	《张文襄公遗爱碑》	林世焘撰;华世奎书;吴敬修篆额	清宣统三年(1911)九月建。在河北南皮	赞颂张之洞
A29263	《古德寺碑记》	袁国桢撰	民国初。在湖北武汉	赞扬张之洞督楚筑堤御水
E291	《张文襄公书牍五卷》	张之洞撰并书	民国七年(1918)跋。在北京张之洞祠	张之洞手迹。古诗多书与子女。
A2987	《重修张之洞祠堂记》	路孝植撰;姚嘉谷书	民国十年(1921)八月。在武汉	赞颂张之洞
A2992	《汉口辅德学校纪念碑》	鲁凤翥书	民国十年(1921)四月十五日。在武汉	赞扬张之洞兴办教育德政
A29162	《张之洞妻李氏墓碑》	张仁侃、张仁蠡撰;张仁侃书	民国十四年(1925)八月。在河北南皮	张仁侃、张仁蠡为生母立
A29222	《重修霸县政府西楼记》	张仁蠡撰;牛松寿书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二十七日。在河北霸县	张仁蠡撰文
A29256	《张文襄公石像移奉蠡园记》	张仁蠡撰	民国三十年(1941)四月二十日。在武汉	张仁蠡撰文
A29257	《汉口长丰北垸新堤新闸暨旧堤培修工程落成纪念碑》		民国三十年(1941)五月。在武汉	赞颂张仁蠡修筑“小张公堤”
A29259	《奠基题记》	张仁蠡撰并书	民国三十一年(1942)正月二十五日。在武汉	张仁蠡撰并书
A29262	《创建市第一中学碑记》	张仁蠡撰并书	民国三十二年(1943)四月二十日。在武汉	张仁蠡撰并书

12. 名家旧藏多

柳风堂名家旧藏中,藏量居前的有陈介祺、吴式芬、刘燕庭、端方、陆增祥、顾沅、林幼梅、周进、于右任、张钫、陶湘、徐乃昌、柯昌泗、陆和九等人。目前柳拓铃印尚未系统记录,但从部分铃印便可知原收藏人有百位以上(见附录2)。诸位藏家留下的题跋印记,对了解拓片来源、研究拓片内容和价值以及近代士人学术思想大有裨益。

13. 各种版刻、版本及复本多,伪刻也较多

版刻多,是指有原刻、翻刻或重刻等不同刻本。柳风堂早期刻石和名人名作中,这种情况较多。譬如《石鼓文》有四种刻本,分别是原刻、清嘉庆二年阮元重摹天一阁北宋本、嘉庆十一年伊秉绶重摹阮氏本、光绪十二年八月盛伯羲重摹阮氏本。《峰山刻石》有三种刻本,分别是北宋淳化四年郑文宝据徐铉摹本翻刻、元至元二十九年宋德乃邹县本、元至正元年申屠駟摹刻本。目前已发现柳风堂至少有110余种翻刻。有些翻刻也颇稀见,如汉《左表墓题字》。

版本多,是指有不同时期的传拓本。譬如柳风堂《多宝塔感应碑》原刻,有明拓本(“王可托”等字未泐)、清中期拓本(“王可托”等字已泐、“开”字损半)、清晚期拓本(“王可托”等字已缺)。版刻、版本品种丰富,为研究石刻发展和不同时期的石刻特征提供了极好条件。柳拓复本也较多,个别复本量达到几十份,明显是为馈赠、交换做准备的。

柳风堂中伪刻较多,已发现至少260种。其中方若旧雨楼藏汉熹平石经,有90块残石,皆伪。六朝墓志伪刻较多,甚至原石归柳风堂。如《孙辽墓志》,篡改北魏正光五年《孙辽浮图铭记》而成;《元愬墓志》,篡改北魏孝昌二年《元显魏墓志》而成;《元恂墓志》,篡改北魏孝昌三年《元演墓志》而成;《元君妻韩氏墓志》,篡改北魏永平二年《元愿平妻王氏墓志》而成;《郭达墓志》,篡改隋大业八年《郭达墓志》而成。这表明张仁蠡等购集者对拓片择选不严,或成批购买无法挑选。而编目时仍未指明,则是学识水平问题了。

(三)柳风堂拓片的文献价值

经过全面广泛地搜采,张氏柳风堂藏拓,无论类别还是品种都达到了罕见规模,时间跨度大,内容广泛,涉及方方面面。所以从宏观来看,就是一座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浩瀚宝藏,政治、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语言、文学、艺术、书法等各类资料都在这里聚集,并因总量巨大,而令每类资料都有相当规模。可以说,柳风堂拓片的文献、史料和艺术价值之高,如何形容都不为过。只要去发掘,就会有收获,其魅力会时时体现出来。即使在平时整理工作中,我们也不时会遇到令人惊叹的发现。下面仅举笔者遇到的两个事例。

1. 一块汉代画像石展示真实的汉函谷关东门(见图8)

笔者2007年整理柳风堂明代拓片,发现了一幅画像,柳风堂目录著录为:“画像,次明末,恐是木刻,不学者所为。”然而从洒脱别致的草隶题榜和生动的画面,可断定这绝非伪作。后来终于查到线索。罗振玉《石交录》卷一载:“河南省城之白沙镇,廿馀年前出汉画像题字,凡十六榜,雕刻甚浅,然颇工致完好。其题字曰‘偃师刑渠至孝其父’……文多别字,刑渠即邢渠,减谷关即函谷关,墅王即野王,敏子愆即闵子骞。此石出土未久,即入贾客手,随市舶售之法京。予篋中墨本,乃出土时所拓,恐无第二本矣。”^①原来这是一块光绪末年出土不久即流失海外的汉画像石,鲜见著录,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根据题榜可定名为《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柳风堂定为伪刻,恐与此石线条极浅、讹误别字太多、风格与一般汉画像石迥异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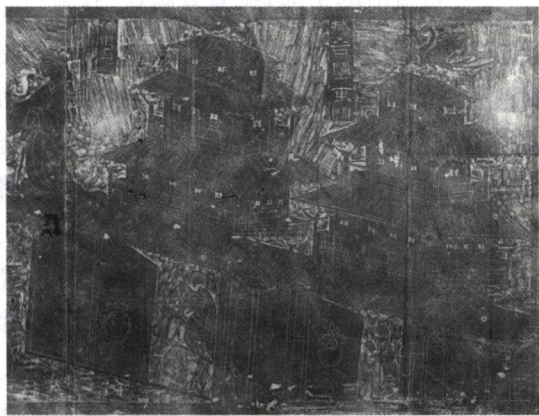


图8 《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拓片局部(函谷关关楼)

进一步考察研究,发现此石是一方题材罕见、内容极其丰富的珍贵艺术品。其主体画面刻五组孝行故事,分别是:“邢渠孝父”“丁兰刻木”“闵子骞失捶”“伯俞伤亲”“孝孙原穀”。中层右半和下层刻函谷关东门楼与车马出行。伴刻有草隶题榜十六榜73字。虽然从画像和题榜都可以得出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譬如,邢渠的籍贯是偃师,这在以往记载中未出现过;偃师县,西汉置,说明邢渠孝父事发生时间是在西汉至东汉间;画像石上丁兰跪侍木像,没有报仇的场面,说明最初汉代故事情节也许是比较简单的;木人像只是树桩,与武梁祠画像刻作人形不同,提供了木像传说的另一种汉代版本,即历史上丁兰仅以树桩为像,并未刻人像等等。然而,笔者以为,此画像石最重要的价值并非这些,而是它所刻的函谷关东门楼。

汉画像石上绘刻函谷关是迄今所见之孤例,它保存了一幅两千年前完

^①罗振玉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整关楼的图像。函谷关门楼早毁,其样式史无记载。所以此图对研究汉关建筑结构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提供了直观帮助。此关楼的绘制,大到整体式样比例,小到具体细微结构,描绘得十分清楚,这在早期古建筑史料的留存中是不多见的,因此极其珍贵。

此画像石的价值曾引起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重视。他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指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藏函谷关东门画像石,画式样相同之四层木构建筑两座并列,楼下为双扇门,上以斗拱承檐;二三层壁上均开小方窗,周以走廊,以斗拱承檐。第四层无廊,上覆四阿顶,脊上饰以凤凰。其所予人对于当时建筑之印象,实数明器及其他画像石均忠实准确也。”^①称其为“最忠实、最准确的一幅汉代建筑图,实在是最可贵重的史料”。后来河南复建了新的函谷关,其依据便是此画像石。金石文献的价值,可见一斑。

2. 有关《书目答问》的一个新发现

笔者2016年在编制《张文襄公书牋》子目时,发现了该帖中保存了缪荃孙受命撰《书目答问》的资料。

《张文襄公书牋》是镌刻有张之洞文稿、电报稿、书札、自作诗、抄录古诗的法帖,置于北京张文襄公祠堂(即“楚学精庐”)。从内容看,应是张氏家族提供的刻帖底本。除了柳风堂保存外,未闻他处有完整收藏。帖文很多内容未载于《张之洞全集》,故资料价值很高。譬如,张之洞与军机处、李鸿章、盛宣怀、刘坤一、袁世凯的6封电报涉及诸多政事;与王懿荣、梁鼎芬等人的12封信也极有研究价值;悼念元配石夫人七言诗17首,彰显张氏夫妇恩爱。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一个新的发现:在帖首张之洞《督学湖北观风告示稿》后面,刻有缪荃孙书写的一段题跋(图见封二),全文如下:“张文襄公勋业学问,卓绝千古,天下皆知,即此学政循例观风之示,诱掖奖劝,喻于言外,所谓一滴水即知大海味者也。同治癸酉蜀闱撤棘,荃孙抠衣入谒,预撰《书目答问》,反复笺商,亦不下数十纸,今犹在篋中,地老天荒之恨,山邱华屋之悲,落笔泣然,不能自己。江阴缪荃孙敬跋。”此跋约写于1918年,次年缪荃孙去世。

众所周知,关于《书目答问》作者的争议,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多年来,种种迹象显示此书并非张之洞亲撰,而是缪荃孙代劳,然而以往还没有最直接、最明白的证据。此跋的出现,表明《书目答问》确是张、缪二人合作的产物,张之洞提出设想,缪荃孙收集资料预撰,即“草创”,其间二人反复协商,具体编撰工作由缪荃孙完成。最后张之洞拍板定稿。按照现今方

^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式可表述为:张之洞主编、缪荃孙编撰。

由此,搞清了一桩学术史上的公案,柳风堂拓片的文献价值,可见一斑。

(四)善本情况

从版本收藏角度看,柳风堂虽没有宋拓,但不乏明拓、清早期拓、初拓、精旧拓善本。1998年为纪念百年校庆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本菁华》,便集中收录了一批柳风堂善本。

所见善本,石刻有:汉刻《昆弟六人买地记》清道光年间初拓本、《石门颂》明末清初拓本、《李孟初神祠碑》初拓本、《郑固碑》明末清初拓本、《仓颉庙碑》明末清初拓本、《衡方碑》明拓本、《樊敏碑》明末清初拓本、《君车画像题字》陈介祺朱砂精拓本、北魏刻《石门铭》清初拓“此”字本、《郑羲下碑》旧拓“颂”字本、《曹望愷造像》乌金蝉翼拓本、《李道赞率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初拓整石本)、唐刻《梁师亮墓志》明末清初拓整石本、《皇甫诞碑》清初拓本、《多宝塔感应碑》明拓本、宋刻《折克行神道碑》元拓本、元刻《庆公功行碑》明拓本等。非石刻有:《柳风堂藏商周钟鼎全形拓》《积学斋收藏金石拓本》《陈簠斋藏古陶文》《陈簠斋藏秦汉瓦当》《海丰吴氏集古器物铭》《海丰吴氏集古镜铭》等。

五、与艺风堂拓片的特殊关系

缪荃孙是近代金石学领域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收集拓片空前之多,并编撰了一部典范之作《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艺目编排有序,严谨详实,不仅揭示自身收藏,且以准确详尽的著录成为极好的编目依据,又详注碑石地点,为后人搜碑访拓提供了指南。其编制特色、编排方法也为后人所效仿。因此,缪氏及艺目对张仁蠡和柳风堂拓片影响极大。后来的战乱又令艺风堂拓片曾经并入柳风堂,形成一段曲折复杂的流传历史。

(一)柳风堂利用艺目访拓、编目

很多迹象显示,柳风堂曾依据艺目,按图索骥收集拓片。因此艺风堂与柳风堂相同的品种多达3300条,约占艺目数量的1/3,考虑到艺目有相当多是记载碑上的附刻(这部分柳风堂目录不显示),实际不止以上比例。艺目收集截止至元代,仅比较相同时代,艺目与柳目重复部分相当多。由于格外重视和依据缪氏艺目,柳拓口袋和卡片目录上会特别注明“缪目”或“缪目无”。凡艺目有的,一律按艺目编目。艺目编制与著录的特点,包括集中刊刻的造像、题刻汇聚于最初刻之下、单辟墓志卷等,柳风堂皆照搬接受。

(二)艺风堂拓片丢失事件将艺、柳二目联系在一起,影响久远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北平,为显示统治的稳定,日占区的北

京大学被要求维持办校,史称“伪北大”。此时北平治安混乱,1941年11月,收藏在伪北大文学院的三千多种艺风堂拓片被盗丢失,后查明为一校内杂役分批盗走,撕去艺风堂铃印旧签,偷偷出售。1942年,这批被盗拓片除极少数流入市场外,绝大部分被张仁蠡闻讯一举购下。这批拓片的口袋上,加盖有“缪艺风旧藏”长方章,说明其来源张氏是知道的。艺风堂拓片的丢失,是当时登上报纸的“重大案件”。“伪北大”一直在追索,最终追讨到柳风堂。因事关日伪统治的颜面,张仁蠡只好归还“伪北大”3134种拓片。后来才知,这并非全部,仍有数百种被柳风堂扣下,是故意不还,还是无意留下,今已无从查考。所幸被扣下者因柳拓后来移交北京大学,最终有机会在半个世纪后重归艺风堂。

1947年柳风堂拓片移交国立北京大学时,移交物品中有一批拓片空袋,在移交的《张仁蠡碑帖拓片清册》中,张仁蠡夫人写了一段说明:“拓本部分B8号元拓片自222格至240格俱空,原无标题,只有空封套三千壹百三拾肆个。系民国三十一年张氏收购伪北大时遗失之艺风堂拓片,后经伪北大追回,抽出拓片所剩下者。特此证明。此致中央信托局。张葛恺悌。”

事情并未结束,几十年后又有后续发展。2000年7月北大图书馆在整理校对柳拓时,发现了柳风堂中仍有被盗艺风堂拓片的线索:一是当初有些未归还者,保留了若干艺风堂旧签,虽无铃印,但有缪荃孙题字;二是有些虽撕去旧签,难辨渊源,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凡艺风堂旧物,其牛皮纸袋角上印有极小的红圈记号。拓片组遂逐一翻查,经过3个月的甄别,从柳风堂拓片中找出并归还艺风堂碑拓300余种、墓志31种。这为后来准确统计艺目、柳目数量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今天柳拓中仍有极少量艺风堂旧物遗存。

六、《石目汇编》的编纂

随着海量石刻拓本的汇聚、多年编目经验与学识的积累以及编目团队等条件的具备,让张仁蠡有了在金石目录领域青史留名的雄心,主导编纂了39卷巨作《石目汇编》。一定意义上说,此书也是整理柳风堂拓片衍生出的重要成果。

《石目汇编》是一部按年代排序的历代石刻目录,收录先秦至明代三万余条目,是历史上收录条目最多的石刻汇总目。此书编纂始于1938年以后,1943年总体编写已近尾声。书稿现藏北大图书馆。鉴于此书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对研究民国学术史也有裨益,故予以披露。

(一)书稿概状

《石目汇编》全书正文39册(图见封二)。北大现存33册,含正文30

册,目次、简明目录、参考书目各1册,装为5函。卷次按天干、地支、八卦、六艺排序。书稿用印有边框的书叶纸抄录,绿框单边,每半叶十四行,版心上方印字“石目汇编”,下方印“柳风堂”。

目次册封面题:“共三十七册,附明碑一册未完。”目次册封底题:“除明一代未完外,共计三十七册,一千八百二十一页,计三万六千四百二十条。其补粘三条另外计算。”简明目录册封底题:“共计三十八册,每册平均五十页,大约三万六千四百余条。附粘另计。”

目次册题“共三十七册,附明碑一册未完”,这应是较早的记录。因为明代两册后来已经编完。因此原稿正文实为39卷(册)。遗憾的是现已不全,缺失正文第6、7、8、9、11、32、33、34、35九册。

所收石刻条目数量,书稿估算为“大约三万六千四百余条”。然而书叶被回行或空行占据很多,估算可能偏松。笔者统计,此书共1876叶(存1362叶,缺514叶),按存种数与存叶数之比,平均每叶17.06种,可推知此书条目约3.2万条(见表9)。

表9 《石目汇编》正文数目统计

原有册次	存卷次	朝代及原册数	存叶数	存种数	缺失情况
册1	甲卷	三代至汉(1册)	58	499	
册2	乙卷	三国至南朝(1册)	42	187	
册3	丙卷	北魏(1册)	40	521	
册4	丁卷	西魏、东魏(1册)	65	1577	
册5	戊卷	北齐至隋(1册)	62	1402	
册6至册11	癸卷	唐(6册)	62 (册10)	1292	缺册6、7、8、9、11
册12	子卷	五代(1册)	30	494	
册13	丑卷	十国(1册)	11	146	
册14至册21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卷	北宋(8册)	46 + 37 + 48 + 60 + 46 + 54 + 46 + 59 = 396	1008 + 711 + 1022 + 1297 + 920 + 1026 + 825 + 1196 = 8005	
册22至册25	戌、亥、乾、坎卷	南宋(4册)	58 + 51 + 47 + 61 = 217	867 + 922 + 760 + 1042 = 3591	

(续表)

原有册次	存卷次	朝代及原册数	存叶数	存种数	缺失情况
册 26	艮卷	辽(1册)	54	514	
册 27 至卷 29	震、巽、离卷	金(3册)	54 + 40 + 42 = 136	600 + 592 + 530 = 1722	
册 30 至册 37	坤、兑、书、数卷	元(8册)	30 (册 30) + 63 (册 31) + 34 (册 36) + 16 (册 37) = 143	308 (册 30) + 1016 (册 31) + 773 (册 36) + 318 (册 37) = 2415	缺册 32、33、34、35
册 38 至册 39	明代卷	明(2册)	17 + 29 = 46	329 + 540 = 869	
合计: 23234 + 8768 = 32002 种		39 册	存 1362 叶	存 23234 种	缺 514 叶, 约 8768 种

(二)书稿底本及书稿作者

此书来源是逐渐查明的。笔者调查周肇祥藏柳风堂旧物时,发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有《石目汇编》剪贴本 20 册,除明 2 册为手抄外,其余用一套木刻《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剪贴,再辅以抄录他书,又补充柳风堂条目,拼凑而成。此剪贴本有:唐 3 册(己、庚、癸);五代 1 册(子);十国 1 册(丑);宋 10 册(寅、辰至亥、乾、坎);元 3 册(坤、兑、数);明 2 册(洪武至崇祯)。从年代和天干、地支、八卦序号看,缺失严重。

分析可知,此剪贴本就是《石目汇编》稿本的最初底本。正是对此本的不断增补、完善,最终形成了齐全的北大《石目汇编》稿抄本。《石目汇编》未署撰者和时间,也没有序跋,但北大稿本中零星文字可帮助厘清谜团。目次册夹便条题:“此四编甲乙丙丁,五月十八日送周先生阅。”“以下至元和,在史无生处。”第 36 册封面题:“卅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初校毕,乾。”第 37 册封面题:“卅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初校讫,乾。”还题有“徐校”。综上信息知,《石目汇编》由张仁蠡主编、周肇祥审稿、多人编纂完成。用“石目汇编·柳风堂”书叶纸,封面题“石目汇编·柳风堂本”,证明由张仁蠡出资和主导,必定以“张仁蠡主编”或类似形式刊出;“送周先生阅”,证明由周肇祥审稿把关;“乾”“徐校”“史无生”都应是编纂、校对参与者。由题记“卅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校讫”可知,1943 年时此书稿编写已近尾声,后因张仁蠡入狱未能定稿

刊印。

此书稿和少量柳拓口袋上都有钢笔字“五一、十、十六,清管局移交”,说明是解放初重新清理“遗留伪产”时,移交北大文研所的。

(三)书稿内容结构及参考书

此目仿艺目结构和体例,综合艺目及各家金石书籍,增补大量柳目内容编制。所收包含摩崖、碑碣、墓志、塔铭、儒释道刻经、造像、画像、题名题字、诗词、法帖、杂刻和残石等各类石刻。自先秦至明代,按时间先后排序。每一条目内容依次为:石刻名称、责任者、书体、时间、石刻所在地、简要考证或说明、著录文献简称、附翻刻摹本情况。

有参考书目1册,封底题:“参考书目共计四十五种”。参考书首位是《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其他还有:不分区域的《寰宇访碑录》及《补》《续补》,《据古录》《天下金石志》等;按省府编排的《畿辅碑目》《山左金石志》《山右金石录》等;按郡县编排的《吴兴金石记》《吴郡金石志》《曲阜碑碣考》《安阳金石志》等;个人收藏类有《陶斋藏石记》;墓志类有《古志汇目》《古志新目》《千唐墓志》等;其他还有《柳风堂钞本明碑》《宝觚楼钞本明碑》等。相对数万种石刻而言,参考书并不多,说明主要来源还是参照艺风堂和柳风堂收藏。因为艺、柳目所收已基本涵盖了常见金石书籍所载。艺目截止至元末,故书稿的明代资料主要靠柳目。

(四)此书学术价值和特点

《石目汇编》在数年内成书,十分不易,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1. 收录石刻三万馀条,规模空前。数量之多远超历史上所有石刻目录书,可谓中国古代石刻的大汇总。

2. 收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全部和《柳风堂金石文字目》大部,而艺目和柳目皆根据拓片实物编目,这些拓片的原石在当时也大多存世。所以此书是晚清民国存世石刻的一次全面总结。

3. 柳风堂收集了大批近代新出石刻,故此书有大量以往未著录的品种。

4. 收录各种形制石刻,按时间编排,查找容易,对全面了解各历史时期石刻概况和特点,极有帮助。

5. 带有很强的“柳风堂”色彩。因出自同一批编目人员之手,柳风堂拓片目录的优势、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与本书稿高度一致。

此书编纂上也有明显不足:编制水平参差不齐,早期条目著录完备(可参考的早期金石著录文献多,编者也重视),而中晚期则相反,明显前详后略、虎头蛇尾;真伪辨识问题突出,收录了较多的伪刻及所谓夏商石刻;明代数量太少、清代不收,未能充分利用柳目优势。

尽管有上述问题,但作为集中反映近代存世石刻情况,收录石刻条目最

多的一部书稿,特别是经历社会大变化,目前相当多石刻已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此书资料价值不容忽视。今后若能补缺增益,整理出版,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七、柳风堂藏品入藏北大后的变迁

(一)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聚散

抗战胜利后,张仁蠡资产被政府查没^①,经过校方和胡适、汤用彤、唐兰等一批文科教授的努力,柳风堂拓片和一部分金石古物移交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利用其社会影响,上下沟通、积极促成,所起作用尤为重要^②。据现存《张仁蠡碑帖拓片移交北大清册》可知,唐兰代表北京大学接收了中央信托局移交的拓片。因移交过于匆忙,清册没有移交总数,甚至连移交时间也没有注明(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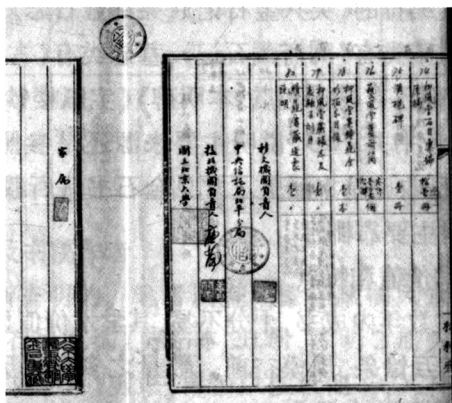


图9 张仁蠡碑帖拓片移交北大清册

二十余年前,笔者调查移交经过时,张立仁先生(已故)曾有一段回忆,可了解当时的情景:“1940年我到北大文史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前身)工作,拓片移交时我在文科研究所所长办公室负责总务,曾受命参与接收工作。接收委员会有汤用彤(主任,时为文学院院长兼文研所所长)、唐兰(委员,时为拓片室主任);接收的人有向达(考古室主任)、周祖谟(所长秘书)、梁廷昆和张立仁等。柳风堂作为逆产被没收,中央信托局移交给北大,在和平门外后西瓦厂张仁蠡家接收,有拓片、拓本、卷轴、碑版石刻、青铜器等,接收后

^①柳风堂拓片盒尚残留“平津区敌伪产业调查委员会物品保管签”,填写日期“中华民国35年3月28日”。

^②1947年5月24日北大校长胡适致行政院秘书处“将张仁蠡藏瓷器图章也拨交北大”电文(《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817页)。

拉至翠花胡同文研所,数量很大,堆满了院子。”从1947年4月8日北京大学致函司法部、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公函,将“派员赴故宫博物院接收”张仁蠡所藏石刻碑版来看^①,柳风堂藏拓片和碑版古物应该是分开移交的。

柳风堂拓片和古物移交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后,金石古物存放在考古室,拓片存放在拓片室(后改称文藉室),研究人员可翻阅利用。据笔者了解,从接受柳拓至1952年移交图书馆数年间,因时局较乱,柳拓有被窃丢失的现象。此期间,文科研究所文籍室对柳风堂的整理主要是清点,并没有编号。1950年为了编制《龙门造像拓片总目》,文研所还将艺风堂、柳风堂的龙门造像取出,汇成龙门造像专藏。此举打破了艺、柳旧藏的完整,当属失误。由于没有原始记录无法还原,至今柳风堂龙门造像部分仍然空缺不全。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文科研究所撤消,柳风堂拓片和金石古物,被调拨四散。包括柳风堂在内的文研所拓片全部移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构成了今日图书馆藏拓的主体。移交之前,文研所将移交拓片打号、造册,共计30666个号,其中柳风堂11688个号,因部分丛拓及龙门造像未计入,且柳风堂装袋情况复杂(数种装一袋、一种装数袋普遍),因此移交号未能反映柳拓实际数量。

柳风堂金石古物半数调离北大,移交中央社管局(以下简称“社管局”),再分别移交给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院等单位,其余留存北大历史系^②,现藏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赛克勒博物馆。

根据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移交拓片清册、移交古器物清册(有缺册),可大致统计曾归属北大文研所的柳风堂拓片及古物的数量和去向(见附录1)。

(二)柳风堂拓片在北大图书馆

1950至1970年代,受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整理、利用拓片文献的学术需求遭冷落,图书馆接收的数万份拓片,长期封存在书库。

文革结束后,图书馆工作步入正轨,1985年开始,北大图书馆在高校古委会资助下,对馆藏拓片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编目,并陆续钤盖藏印,编制正式典藏号。1996年北大藏拓及目录,向读者开放阅览。2000年拓片计算机编目、读者阅览系统投入使用。2002年开始扫描拓片。经过不懈努力,逐步

^①《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817页。

^②1952年12月1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向北大历史系等单位移交了所藏古物。全部古物共8565件(8302号),除移交社管局4010件(3843号)、移交民族学院29件(27号)外,北大历史系留存4526件(4432号)。

实现了全部拓片目录和部分拓片图像的数字化。截止 2018 年底,向海内外开放的北大图书馆“秘籍琳琅——古文献资源库”中,有 61700 余条拓片记录,涵盖了包括柳风堂在内的全部馆藏(部分复本无独立记录)。拓片扫描已达七万幅(对应 2.8 万条记录),大大方便了读者利用。如今,北大图书馆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利用拓本最主要的机构之一,实现了整理之初确定的“拓本史料开放用于学术”之目标。

对柳拓的重新整理,围绕着目录完善、数字化和其他基础工作展开,完成如下:其一,柳风堂未编部分加以补编,并增编子目。其二,回溯完善柳风堂目录内容,增添著录项目、加注版刻版本信息、改正目录旧误等。因回溯工作量巨大,今后还将持续开展。其三,1997 年开始分阶段编制柳风堂正式典藏号,至 2018 年完成。其四,全部柳风堂藏拓加盖了收藏印。其五,柳风堂拓片数字化。柳拓扫描已完成了墓志、石刻丛拓、卷轴、丛帖,历代部分也开始进行。其六,统计柳风堂品种及复本。其七,纠正历史错误。将史上误配的墓志盖改正、将柳风堂中发现的艺风堂旧物还回。此外,关注流散拓片,2013 年购得民国流失柳风堂拓片 6 种^①。

柳风堂拓片落户北大七十年来,在学术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陈垣编著《道家金石略》为其中代表。1920 年代陈垣用艺风堂拓片积累了此书初稿,半个多世纪后,其孙陈智超又增补柳风堂拓片 542 种,这部收录考订道家金石文献最为齐全的巨著得以出版。1950 年代蔡美彪先生利用北大艺风堂、柳风堂等拓片,整理出版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元代白话碑集录》,2011 年又出版了《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是八思巴字碑、元代白话碑两个领域的经典之作。1979 年多单位编纂《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2004 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2015 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其中柳拓是北大石刻资料主要来源。2013 年 12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披露了馆藏 10194 种、25590 余份墓志拓片,柳风堂全部墓志首次面世,为学界了解、利用北大资源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到北大图书馆阅览拓片的国内外读者日渐增多,拓本资源的重要性与影响也愈来愈大,相信随着数字化和目录完善工作的结束,学界全面利用柳风堂拓片资源、发掘这座巨大金石文献宝库的日子将会到来。

^①民国年间流失的柳风堂拓片曾见三批:1994 年北京瀚海拍卖《孔宙碑》拓本、2008 年北京嘉德拍卖《北朝造像》15 种、2013 年天津国拍拍卖《北朝造像》6 种。

附录 1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旧藏柳风堂拓片、古器物数目(据移交清册统计)

类别	内容	时代	数量	调拨去向、备注
拓片	历代金石拓片	历代	11688 号 (后统计为 1.5 万种, 1.8 万份)	移交北大图书馆 (其中少量书画 印品转交古籍)
金器	青铜器、兵器、铜镜、明铜器、铜鼓	商周-秦汉, 少量明	53	留北大
陶器		春秋战国 -汉	94	部分交社管局, 部分留北大
甲骨		商	32	留北大
封泥		时代不详	4	留北大
玺印	铜、玉印	辽金元明清	34	留北大
陶俑	北朝陶俑、唐俑、马俑、埃及木乃伊模型	北朝 - 唐 (域外品时代不详)	17	多数留北大, 少量交社管局
刻石	墓志、塔铭、碑碣、造像、经幢、刻经、法帖、石棺、井栏、汉残石、砚台、希腊文残石刻、埃及石刻画像、铜造像、竹木雕(总体多为唐墓志、北朝和唐造像)	汉 - 清(域外品时代不详)	392	交社管局转故宫, 极少数留北大
砖瓦	范砖、空心砖、墓砖、墓记砖(部分为端方旧藏)、画像砖、瓦当	汉晋南朝	258	多数交社管局, 极少数留北大
刑徒砖	端方旧藏	东汉	287	交社管局转故宫、 极少数留北大
字画	书画、壁画	明清	9	交社管局
丝皮	缂丝、刺绣	清	16	多数交社管局, 少数留北大

(续表)

类别	内容	时代	数量	调拨去向、备注
古物 (拓片 除外) 合计			1196 件	玉器及骨蚌器、瓷器、铁器、钱币类清册已缺,从清册补遗可知有柳风堂物,但数量不明。

附录 2 柳风堂部分拓片铃印情况

音序	铃印者	铃印内容
C	蔡守	“蔡守手拓曹溪南华寺北宋木刻造像记”“赵藩卢铸潘和蔡守邓尔疋同时审定”“家有西汉北宋木刻”“金石外”“哲夫”
C	陈承修	“陈承修印”“闽中陈氏猗文阁藏”
C	陈介祺	“海滨病史”“簠斋两京文字”“齐东陶父”“陈介祺家藏金石文字”“簠斋藏石”“君车汉石亭长”“海滨病史”“簠斋”“陈介祺印”“三代古陶轩”“宝康瓠室藏瓦”“簠斋藏古”“半生林下田间”“古陶主人”“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半生林下田间”“簠斋藏汉瓦当”“古陶主人”“簠斋先秦文字”“寿卿”“年兆敦牂”“簠斋吉金文字”“簠斋清供”“陈氏吉金”
C	陈粟园	“陈粟园手拓”
C	程荃	“程荃之章”“衡杉翰墨”
C	褚德彝	“松窗”“籀遗”
D	丁辅仁	“丁辅仁印”“丁氏赏心”
D	端方	“托活洛氏端方考藏”“陶斋藏石”“匋斋”“陶斋藏专”“宣统乙酉两江总督端方选工精拓”“托活洛氏端方藏石”
F	樊榭	“幹卿”“樊榭之印”
F	范家祐	“益都县知事范家祐印”
F	范寿铭	“绍兴范氏考藏金石文字记”
F	方浚益	“定远方氏金石文字印”
F	方若	“定海方若得来”“药雨”“方若手拓”“定海方若校藏古碑记”
F	溥心畲	“心畲居士”
G	顾沅	“湘舟”

(续表)

音序	钤印者	钤印内容
G	顾燮光	“非儒非侠斋鉴藏”“顾鼎梅河朔访碑之记”“鼎梅搜访石刻”
G	郭玉堂	“郭玉堂摹拓金石文字”
H	韩小亭	“武林韩小亭氏鉴赏西蜀金石文字”
H	韩小颜	“小颜所得金石”“小颜所得金石”“韵海私印”“韩氏少颜”
H	何遂	“何遂审定金石文字记”“半舫”“叙父”“瑞生”“何遂”“绘园主人”
H	胡朝宗	“胡朝宗”
H	黄立猷	“万碑馆”“毅庵所得石刻”“立猷经眼”“曾在黄毅侯处”。
H	黄易	“黄易之印”“葛成修童”“秋盒”“甲辰翰林”
H	黄致祥	“访补三巴金石文字”“黄致祥印”
J	蒋光照	“蒋生沐收藏金石之”“蒋光照”
K	康有为	“有为”
K	柯昌泗	“谿斋审定”“柯燕舲所藏金石”“胶西柯氏藏石”“柯燕舲河朔访古记”“燕舲经眼”
L	李嘉端	“岚石山房”“臣李嘉端”“青门闲客”
L	李眉生	“李眉生藏书画传子孙”
L	李翊煌	“临川李氏”“好云无处不遮楼”“李翊煌印”
L	李永麟	“臣李永麟”
L	李月溪	“长安李月溪同子友松摹搨古铜器章”“长安李氏拓古印记”
L	李振甫	“静观山庄李振甫考藏图画书籍印章”“曾经振甫”“振甫审定”
L	梁鼎芬	“梁鼎芬印”
L	林少穆	“道光七年林少穆在关中手拓”
L	林幼梅	“尊严”“八闽林氏金石”“幼梅藏碑之章”“幼梅读过”“八闽林氏金石”
L	刘诚厚	“沂水刘诚厚字寿田印”
L	刘鞠荫	“刘氏鞠荫手拓”
L	刘世珩	“贵池刘子□”“世珩藏碑版印”
L	刘喜海	“东武刘喜海燕庭氏审定金石文字之记”“燕庭”“刘燕庭西蜀得碑记”
L	刘燕林	“芑林珍藏”“曾在九华山下刘氏燕林家藏”
L	六舟	“六舟手拓”

(续表)

音序	钤印者	钤印内容
L	陆和九	“和九审释金石文字记”“陆和九”“禾九”“穌九”“曾在陆和九处”
L	陆增祥	“曾羊所得金石”“陆增祥印”
L	罗振玉	“罗叔言”
M	马吉樟	“马吉樟印”
N	钮嘉荫	“结古欢室所藏金石文字”
P	潘祖荫	“潘氏郑盒藏金文印”
P	庞芝阁	“河间庞芝阁考藏印记”
R	任子宜	“任子宜珍藏”
R	容庚	“容庚所藏殷周秦汉文字”“容庚”“容庚所得金石”“容庚私印”“容斋金石”“容斋”
S	邵章	“桥西邵氏父子欣赏记”“桥西草堂”“曹”
S	孙伯渊	“阳湖孙氏伯渊考藏金石文字之印”
S	孙承泽	“北平孙氏砚山斋图书”
S	孙壮	“乐安孙氏”“孙伯恒考藏记”“孙壮得来”“陶盒”“孙壮审定”“乐安孙氏”“乐安”“臣长”“孙壮印”“孙壮”“孙壮康乐长寿”“孙伯垺收藏记”“孙壮之印”“北平孙氏藏”“雪园所藏”“孙(花押)”“伯垺得来”“孙伯垺”
T	唐元素	“唐元素所得”
T	陶湘	“武进陶涉园藏石”“涉园拓石”“癸亥”
W	汪延熙	“江都汪延熙仲憲氏藏”
W	王汉辅	“汉辅所藏金石文字”“王汉辅以字行”“纸上如闻金石声”“人而居”
W	王希哲	“西则登莱”“永乐专馆”
W	王懿荣	“王懿荣印”
W	王邕	“平生真赏”“王邕”
W	王赞虞	“王氏红豆山馆珍藏印”“王赞虞印”“红豆山馆”
W	吴大澂	“大澂”
W	吴鼎昌	“吴鼎昌印”
W	吴荣光	“荷屋审定”“吴氏筠清馆所藏书画”“荷屋所得古刻善本”“吴荣光”“筠清馆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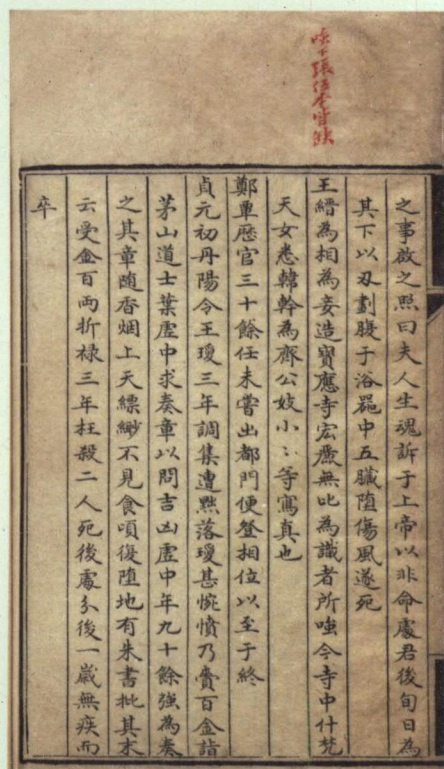
(续表)

音序	钤印者	钤印内容
W	吴尚璫	“南海吴尚璫珏如口藏”“吴石云吉金贞石印”“岭南吴尚璫金石之印”“曾在吴珏如处”“曾在吴石云处”
W	吴式芬	“海丰吴氏”“海丰吴子苾考藏”“吴式芬印”“子苾”“子苾所得吉金”“颂孙”
W	吴廷康	“吴廷康印”
W	吴云	“归安吴云平斋考藏金石文字印”
X	徐乃昌	“南陵徐乃昌藏器”“南陵徐氏”“隋盒所得佛像”
X	徐荣	“领南徐氏怀古田舍鉴存”
X	许翰	“许翰之印”
Y	杨宝锡	“杨宝锡印”
Y	杨守敬	“杨守敬印”
Y	姚贵昉	“姚氏贵昉藏石”“贵昉手拓”
Y	姚湘云	“姚湘云女史拓”“姚氏湘云手拓”“姚湘云女史手拓金石文字记”
Y	叶疏荣	“叶荃叶子珍藏碑帖印”“叶疏荣印”
Y	叶燮生	“叶氏燮生考藏金石”
Y	叶之东	“臣叶之东鄙人”
Y	尹彭寿	“尹”“竹秀”“光绪廿有四年沂州府教授尹彭寿监拓”“琅耶教授”
Y	于右任	“鸳鸯七志斋藏石”“鸳鸯七志斋”
Z	瞿中溶	“在我邑南乡木夫记”“嘉定瞿木夫经籍金石书画记”
Z	张邦梁	“嘉兴张邦梁字孟坚收藏印”
Z	张伯英	“勺圃”“张伯英印”
Z	张德容	“三衢张氏金石寿年”“德容印信”“张氏所藏”“松坪一字少薇”“张德容印”“张德容少薇氏鉴藏金石文字”“张氏二铭草堂审定珍藏之印”“三衢张氏二铭草堂收藏图书”
Z	张廷济	“张廷济”
Z	张延奂	“张中嘉写金石文字记”“中嘉眼福”“延奂之印”“中嘉”
Z	张允襄	“蓬莱张允襄所藏金石”“允襄藏石”
Z	张祖翼	“磊安”“磊闇审定金石文字印”
Z	赵惠父	“赵氏惠父”“能静金石”

(续表)

音序	钤印者	钤印内容
Z	赵景宝	“道光庚寅春朝鲜赵景宝学士见贻”
Z	赵世福	“赵世福印”
Z	赵之谦	“搗叔壬戌以后所得”“之谦审定”
Z	周进	“周拓”“周进之印”“木”
Z	周肇祥	“周养庵山游访得”“周养庵访得”“周肇祥藏古物”“养安访得”
Z	周作	“周作”“叔琴金石”“叔琴秘玩”
Z	朱筠	“朱筠之印”
Z	朱溟	“没古斋主人伯藏精玩”“肃堂”“朱溟之印”“朱氏伯渊过眼”“伯渊所得金石”“伯渊”
Z	庄钰	“莒县庄钰藏石”“汉熹平刻石民国三年莒县于家庄出土庄钰访得”
	公立机构 及官印	“山东金石保存所藏石印”“山东省立图书馆藏石”“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石”“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之记”“沂州府儒学印”“道州濂溪书院”“敦煌县教育局钤记”“偃师县立十三初小校”“融县之印”“大冶县印”“益都县印”“麇游县印”“缙云县印”“建昌县印”“曲阳县印”“石泉县印”“英德县印”“晋江县印”“安溪县印”“四川分州官印”

【作者简介】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碑帖整理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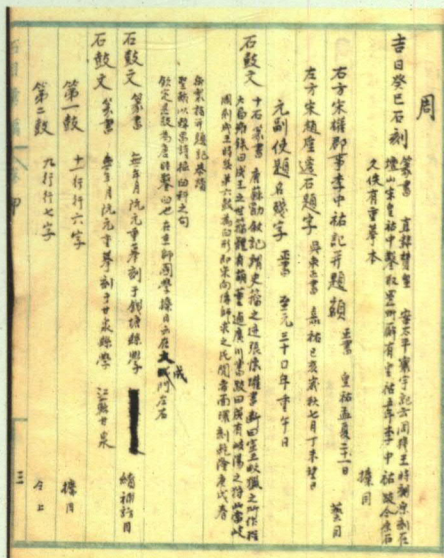


潘藏本《南部新书》癸卷所存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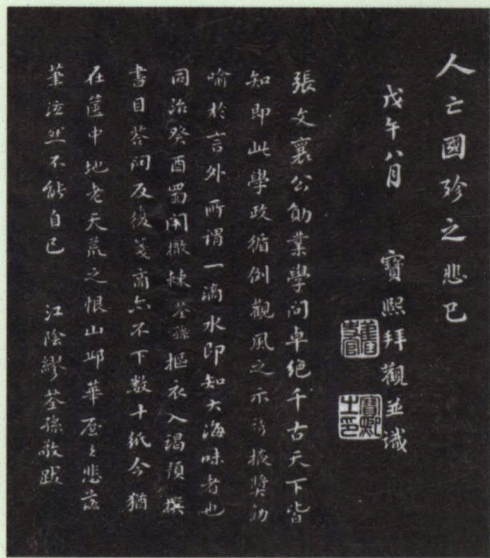


潘藏本《南部新书》盛澹逋跋

详唐雪康《新见潘重规旧藏〈南部新书〉抄本考论》一文



《石目汇编》书稿甲卷（正文）



《张文襄公书牍》中缪荃孙题跋

详胡海帆《对张仁蠡旧藏柳风堂拓片的一点考察》一文